



对影 ■徐平

岁月悠悠

南极捕磷虾记(下)

■王坚忍 文

常规生产

万事开头难。此后,捕磷虾作业投入常规生产,时间延长为半年,跨越南极的夏秋两季。

从2009年~2015年,捕虾船年年都去,成为南大洋的常客。当年12月份去,翌年5月底离开,为期6个月。12、1、2月,零度至零下7℃,南极夏季;3、4、5月,南极秋季,零下15~20℃,气温低,风浪大;6月,进入南极冬天,零下56℃,撤离。半年生产,产量10000吨左右,加工成冷冻虾、虾粉,共2500吨。船舶加工虾粉能力,每天20吨。

2013年,到南极的第4年,这次船换了,同样是开创远洋渔业公司的7000吨的“开裕号”,船长也换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勇,政委还是陆兴。4月初秋,一头长须鲸骤然着了魔般地横冲直撞,掀起如山岗般的巨浪,把海中的拖网撕得四分五裂,一网磷虾趁机逃脱。吴船长带领船员,站在甲板上补网,因为捕虾网的网眼只有2公分宽,带上手套后手指甚不灵活,无法把网眼插进去,大家都把手套脱了,虾多,拖不动。平时可以用声纳测虾,判断距离,准确撒网。船员作息时间,分2个班次,6小时轮换。

南极的暮秋,气温骤降至零下20℃。起网时,船员们从上到下裹得严严实实,头戴解放军防寒棉帽子,把耳朵捂上,帽子上还套上安全钢盔,身穿真空棉衣棉裤,脚上穿3双厚袜子,整个人就像个无锡大阿福。尽管穿戴臃肿,但大家清洗装箱磷虾眼疾手快,因为磷虾2小时内不下冰舱,就会脱水缩水。

出水的磷虾,肉嫩,体内水分多。开始是晶莹剔透,通体鲜亮,渐变成樱桃般嫣红欲滴,再因为脱水,溶糊,变成浑浊的暗红,故必须在2小时内处理完毕。不上来的原虾,一是冰冻成冷

冻虾;二是加工成虾粉。舱底庞大的加工车间加工虾粉,分3个步骤:蒸煮(熟虾),压榨(去水),烘干。冷冻虾和虾粉最后一道工序都是装进纸盒打包。虾粉的去路,做饲料、味精;提炼虾油,掺入化妆品,或做生物制品。

船员们日常生活。一日四餐:6:00,早餐,稀饭、馒头(或面包)、鸡蛋;12:00,午餐,四菜一汤;晚上6:00,与午餐相同;零点,半晚餐,与早餐相同。船上的大厨陈良涛,非常卖力,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猪肉,红烧肉腐乳肉走油肉、白斩肉酱爆肉木须肉,炒肉片咸肉片溜肉片……每天都是不同的烧法,每周都是不同的搭配。船员们品尝着可口的饭菜,细嚼着香喷喷的馒头,心里暖呼呼的,干劲倍增。

上海开创远洋渔业公司的大船一个航次2年,航次结束,回上海修整,主要是卸鱼、保养修理船体与柴油机,跟家人团圆。

不捕虾时干啥?如果渔船从上海驶往南极,50天,但一般不是这样的,从上海出发35天,抵达智利外海捕竹荚鱼。11月,竹荚鱼渔汛过了,南极的夏天将来到了,从智利外海航行20多天到南极捕虾。有一次捕虾起网时,一只黑眉信天翁攀在网上一起拖了上来,它在甲板上步履蹒跚,因为没有了风浪的举托和凭借,想飞又飞不起来,笨拙地踱来踱去,憨态可掬。船员们将它放入风涛滚滚的海中,它漂流了6、7米,翅膀抖动了几下,倏地一飞冲天,这个海上的精灵,端的是好身手。后来,船员在后桅上挂了一条条缤纷的惊鸟带,再没有发生过此类的事。

捕虾船上见的最多的是海鸥,每次开裕号起网,它们总是遮云蔽日,一大群一大群的,苍灰色的羽毛,红红的长嘴白肚皮,像轰炸机一般,翅膀下旋转着强大的气流,哇哇叫着,上下盘旋,抢着叨卡在网眼里的磷虾,叨到了,急吼吼地咽下去。虽然吃相不雅,但船员们都喜欢它们,因为在天寒海冻浮冰漂移的南大洋,日夜伴随着捕虾人,结伴同行的动物朋友,只有海鸥了。

工作间歇,船员们喜欢在高高的驾驶台看风景——笨拙的企鹅,用翅膀叭啦啦啦地划水,靠拢磷虾捕食;饕餮的鲸鱼,将海水和磷虾一股脑儿虹吸入腹,换气时又从鼻中喷出白花花冲天水柱。看一头头海豹,捷捷地踩着飞溅的浪花,争相攀爬上附近的岛屿,然后仰面朝天,四肢伸展,晒太阳……

诗抒胸臆

陵园曲

■狄火勤

陵园,一种永恒的庄严

让烈士和冲锋号
让岁月和灵魂,不会失联

青山上空那朵云
多像一个婴儿、一个赤子

在蓝天的怀里安眠
翠柏常青着信念
即使躯干铸成了

化石

初心,依然深藏在
年轻里面

肃穆,安顿着浮躁
一切正需要宁静地
深思一个新梦的凝炼

让血再沸腾一次
流一回泪吧,晶莹自己

最无价的,是心底的怀念

七绝·神农架

■张自纲

神农顶

绿娇宝库入苍穹,
不愧华中第一峰。
山霸蚂蝗难避命,
冷杉挺拔杜鹃红。

大九湖

沧海桑田岁月稠,
神农架上九湖浮。
薛刚往日屯兵处,
荡桨撑舟野趣游。

太子垭

神农美景幻如仙,
岂是双眸可胜传?
太子垭山独有幸,
流芳万古入吟笺。

燕子洞

金丝燕洞暗森阴,
杳杳野人何处寻。
不计探幽漫漫路,
飞云桥渡夕阳深。

杨浦记忆

城市与千万工厂的传奇 上海工人新村的表情三

■徐芳 文

这个城市的传奇,也曾是千万座工厂的传奇。

我曾经带领阜新路小学的六七个同学,放学后,一起去父亲的钢厂门口“捡”废钢铁,却被厂门卫领到了保卫科,在保卫科对我们进行“安全教育”的正是邻居107室的蒋爷,听说我们“任务没有完成”,他“分发”了些废钢铁给我们每人,还独给我一个冒热气的肉包子,刚刚还捏在手里,刚刚从食堂出来,今天他可能还要加班……

出大门时,正撞见工人白班与中班上下班的“壮景”,自行车响彻天地的铃声,也许并不像舒婷的诗里描写的那么“悬浮”,却是狠狠往下砸的,砸得似有坑。

几千人甚至上万人,我不能精确化为数字,因为我还没学到那么大的数字,也因为我根本看不到个人,那么多人就是人群;当然我也看不到我父亲,看不到小娅爸妈,也看不到同班同学小上的爸,那个黑黝黝的山东大汉,据说是个“老干部”,即使是,那也应该是来自工农中的。我曾看见过他撕大葱的样子,饮食一般是用嘴的事儿,但他不光用了嘴,还用了手(抓)、鼻子(嗅)、热切的眼神(心)……他们一家六口,住在我们楼的308室,我们家头顶上再头顶上的一间,12个多平方米的房间,三个女孩,一个男孩。男孩与我的二妹同班,大姐与二姐比其母山东大娘还高,似乎其中的一个之前插队去了;另一个可能也在出厂的队伍里,她的两根大辫子可以甩半米多远,但在滚滚人流里,又怎能寻得见呢……

也许当时我们就开始了回味……我们只看见了无数脚步,裹挟在人流车流里,也就裹挟在速度里,小小的鼻尖上,居然有一股钢铁的味道,有点甜,有点热,又有点寒气里的汗味,有点腥气;有点浓,有点淡;有点说不清道不明,有点机器发动后遇到障碍的不爽感,又有点遇到障碍后仍被发动起来的突然而然的豪爽感,一切都是矛盾的,但我就是喜欢这种矛盾的感觉。在我看来,矛盾也就是感触,矛盾也就是传奇。

对大工业的壮丽景象,我们也并非隔岸观景,在回收废钢铁的一路上,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划破了口子,回校回家的路上,互相展示伤口的那个场景也许很矫饰,但也很自然,我们都带着笑,表明自己不娇气,更想表明我们——都是工厂的好孩子!

蒋爷是个瘦子,夏天居家一套黑色纺绸衣裤,怎么穿都有些飘飘荡荡,手臂嫌细,腿就嫌长,脚胫节上一点肉也没有,脸上也是。两只小眼睛深陷在高高突出的眼眶里,细长如一丝光,那样悄无声息。

冬天戴个栽绒黑帽,样子有些说不上来,但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,那就更看不出来了——而且他真的站着闭眼的时候,我们都不敢提醒,更不敢笑,大家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,然后舒展一下腰杆,或者轻轻说一句:太阳真好!因为怕吵了他老人家,那时,他应该五十多岁,当时就算一个很老的人了。

而且大家都觉得他的身体欠佳,但他却在大厂里担任保卫科的工作,他每天要到车间巡逻。他布下天罗地网,那自投罗网的鼠害,还是误入歧途的蜂蝶,都绝不放过。他打着手电,喊话的时候很威严,手电光束下,是最不招人待见的“异类”。这种种只是想象,应该说他每次半夜回来,或者是半夜被叫出门,都是神色匆匆,要是我半夜还没睡(对我而言,这

个“半夜”,也就是那时的晚上八九点钟),他会拉我一下辫子,然后抬头和我爸妈招呼,总是那句话:出事了!这时候他的进出,总是因为出事,应该也没大事。但没“出事”的话,他这会儿正喝着小酒,或者拉琴唱曲……

其实他应该是个文艺工作者。周日,他一个人能唱一台戏。口念鼓点,拉二胡,走身段,带拉,带做,还唱。他是安徽人,唱的却是京剧。他在单位曾表演过,也在向阳院里表演,因为演出成功,记得他还被邀请到我们小学的操场上演过,记得他在大灯的照耀下,那嶙峋的身影,像纸一样薄,却如醉如痴,如痴如醉。

可我敢保证,大部分小孩并不喜欢那调调,或者说无感更准确。蒋爷爷的儿子,我们大家却唤作大阿哥(新农村不论谁都这么称呼,外人觉得乱,熟人却以为明白)。

大阿哥是个病退知青,曾经在附近的宏伟中学代课教学。有一次下班后,他却一个人坐在家门口,因为他家门口抬进来了一架座式风琴,其庞大,其气势,都让我把它和钢琴混淆了。我后来怀疑过,大阿哥是想凭借这个大家伙,来抵抗二胡的每周“广播”。

大家不喜欢二胡的理由,可能很简单,蒋爷不准任何人动它一指头;还有就是他太“投入”了,一旦二胡在怀,摇头晃脑,啥急啥呀,杀鸡杀鸭,那都无比陶醉。

他的字写得很好,不知道是不是新村最好的,但肯定是我们楼里字写得最好的,证明就是办向阳院那阵子,大家都推举他在楼门口刷标语,五个字:毛主席万岁!他的字是颜字底子,人与字恰成对比。

他写信,非常快速,几乎不涂改。放下笔,自己读着,就说好了,可以了,像是说给收信人听,他又说他的信不能读出声。我疑惑:莫不是文言文的?但在我三四年级学了写信之后,他就让我代书,一直到我们搬家,这个信,年年写,写了快十年。

这个重复写的信,很重要,内容由他抽着烟口授,因为抽烟而语音含糊,也因为我对文字的不熟悉,所以开始时常常要复述,后来我就自作主张,在不知道如何写的字上注音,等一下再问。以后我无需再问,熟了,不光是字,还有所写的意思。这个信,应该叫申诉,或者叫说明。蒋爷爷在向组织上要求核查他在解放前的地下党身份,谁是他的介绍人、曾经参与的革命活动等。

信是他自己去寄,或者自己去送。一般都在某个星期天,他的日常工作,似乎一点都没有被这件“大事”影响,该做啥事情就做啥事情。猪头肉每天一包,酒二两,不变。喝酒时,常常想到一点什么事,独自哑哑地说起来,人走近了,他则闭嘴,所以谁也不知道他说的什么。这种自己说话的方法是“自我谈心”。

七十年代初的一天,蒋爷爷家来了美国人,由干部陪同。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制造的美籍人士,因为打扮不同,气度不凡,又因为国门尚未大开,所以还是引起了轰动,不下上百人包围在房间外面,蒋爷爷正式介绍那两个“美国人”——那是蒋奶奶解放前做佣人的“主人家”的孩子。

蒋奶奶只是拭泪,一声不响。那两个“美国人”亦拭泪,说着想念的话、多少年之类的话,之后慢慢介绍说,都在美国的大学里做教授了,两人都姓蒋,原乡都是安徽,却没有说其他。

我们都吃了一块团圆的鲜奶蛋糕,那是“美国人”用侨汇券买的。